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五

諸公祭文

諸公挽詩

陳傳良撰行狀

呂祖謙撰墓誌銘

祭文



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迂  
求之海內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回狂瀾  
於千載之絕學建功名於萬里之亨途統小試而奪  
之蒼、者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  
符公里居

固嘗服高風於踐履之舊聽究論於罄歎之餘方將



日親直諒多聞之益讀篋中之未見之書曾不見於  
於幾日驚死生之頓殊寫哀情之短章灑淚於生芻  
嗚呼吾老矣不知餘生尚復見人物如公者乎

前溫州學教授樓鑰

登門最晚受知獨深人之云止百身何贖解組東去  
莫與執紼英爽如生諒歆菲陳知己之報嗟無及矣  
尚行所知毋羞九京淚盡辭窮嗚呼痛哉

文林郎新平海軍節度推官鄭伯英

嗚呼哀哉我之知公越自少年有友王子數謂予言  
五代史記公謂簡畧綴拾舊聞期於改作公于是時

年未弱冠有志史筆予用駭嘆辛巳之後如風振籜  
大將鼓旂亦既前却公今武昌屹然不移以義訓民  
曰死守之大江有靈俾君不試堅壁睢陽公實有志  
我益壯公恨未識面亦恨斯世知公者鮮屬予塵第  
獲交常路尺書渠々亦莫予顧歲在甲申公歸里居  
從公始我知日探所有莫見其止如以壘杓鄭彼  
大水乃知昔者得公之膚古有成人繫公之徒聖矣  
不作道喪文弊問學事公岐而為二事功維何惟材  
與力問學維何書癡傳僻學不適用者無學為已  
為人在垂錯公之探討專用律身推而放之于以



及人公之初召訪我嘉興公之再入遇我宣城凡公  
有言我得預聞上廟君德下糾世紛匪亟匪徐不詭  
不迂斯如五穀可以療飢子曰有聞將理兩淮將昇  
公郡爾其往哉公曰其然當辟置我曰從公夫豈  
不可悅公作收式殿大邦臂指諸郡庶厥功成若曰  
專城旁非已助豈掣肘將敗乃事縱心有材能整  
其旅小敵之堅竟亦可補既而聞公將命行邊雖曰  
有旨招集屯田公所經見固不歸告欺誑止寔情狀  
斯暴出守苦雲雪民匱財殫席不暇暖畢以上聞帝  
寔謂子知無為如彼側目惡觸其機奉祠之章句旬

月至十帝不庸釋姑俾湏次公之來歸謂我時唯瓜  
時俯及當力丐閑嗚呼哀哉辰浹不見忽謂疾革亟  
往撫摩僅餘微息瞠目視我語欲不能反席之傾失  
我良用嗚呼哀哉公之絕德亦既十載罹此短折無  
乃刑制周子千里嗚呼我以書謂觀吾徒貌狀多癯潭  
潭其居廣穎豐領時則使然在公何憾我每念公昔  
容俱存望之凜凜即之粹溫縱論古今哀哀忘疲旁  
及制度援筆而圖雖則曰爾匪曰公長公之員諸  
葛子房治官訓農理財練兵厥有成美豈其可行我  
曰冀公大竟設施勉策駘鈍與公馳驅今其已矣局



之何人運斤成風袖乎莫凍公之大節亦既炳々特  
書大書合垂久永我獨有見謂當少頃匪曰畏福道  
有卷舒益毒之適不惟其同公尚有知我將折衷修  
奠矢辭我匪我後硯墨屢乾悲哽莫就就遣車在門  
慟為誰上為天下下為己私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友人張淳鄭伯熊

公不壽臧誰為之咎怨天尤人非攸好公之于問學  
君舉崇道傾倒見聞窮極要妙我叙二者一語奚了  
由前怨尤由後釅蹈故皆略之惟矢情抱自從公遊  
十見重九半其合離常恨靡久我所未聞公必析剖

一事一辭據引精到語安理從出我意表箴過質超  
每見輒有論所未及詎一二數直諒多聞其倫蓋少  
求之古人實我良友我蓋視公十年以老公之敬愛  
每知其舊我履險難公銳為救進退揚譽公不輟口  
信義昭然具見肺腑淳伏窮閭茹藜待糲伯熊亦歸  
相與執守每一念公西望短脰公守苦雪始半願考  
依改毗陵其次尤後歸謂我言數竒不耦說則多矣  
於時何取行亦丐祠從容農畝待次來歸已過我料  
况聞斯言不悶而笑私度會期豈一昏晝接陪數四  
別恨方深若公入朝以及出守中間兩淮銜命奔走



議論罷行辭去受就渴欲問公曾未詳扣何事之遺而愛之早我悼宋卿尚餘感繞今又哭公不但疾首同誦此辭以薦羞酒

宣教即知溫州永嘉縣主管學事周礪

天之不佑斯文邪知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醇操履之剛根六經而貫百氏闢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慾之謬安掃諸儒章句之披猖益書無不通事無不練一話一語皆絕人意表橫騫別驅窮極幽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見之文章

真所謂不見其短又烏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淫之道奈何乎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內所尊然形之於外者不苟狗乎哀俗之見蘊之於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為徒剛而已爾而知者亦惟稱其直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人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尚何言哉相向而哭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危酒之真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為薛使君而已耶

永康友人陳亮陳傳良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斯世其道德純明可為師表者



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魄不羈之士接  
杯酒之歡嘯歌起舞往々自以為一世之雄至於山  
巔水涯與夫窮閭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足  
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字之與  
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  
恆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甯公是  
逢又殺吾父昊天鞠凶生迺如此寔死與同俯仰皇  
皇未知所終

持服黃度

始度試官于永嘉友陳子以尚矣邇先生之高風每

服膺而奉々迨承贄而敬謁接清音之琅然天光發  
而外映神邃靚而藏淵繫下學兮上達左右取而逢  
原會九流於一貫瑩神機之通圓憫俗學之失真徵  
空言於簡編俛詩書之不可應世殆孔壁之無傳若  
天樂易疏通况深靜專其識造微其動中權有如風  
雲之感遇籌帝幄而經綸乎徐元直李鄴之事業而  
識者謂度無知言嗟乎先生其已矣倏赴音之來前  
將人世之迫穿乘箕尾而追羣仙吾獨哭而不知其  
慟恐斯文之鬱淪彼厚生之謏薄將安仰夫北斗與  
泰山也念公昔者中都它官我將從之公使淮堧改



轅而歸日歿公還公出守雲我有家艱公書招我  
行寔難伊會之會夫何屢遷天寶必兮一見維余碩  
分莫鑄莽九原兮不作咎昔行兮匪度嗚呼哀哉殮  
弗與兮舉衾奠弗助兮引棺命矣難兮漬酒侑以文  
兮涕淚

學生迪功即新臨江軍、學教授王遇

人孰不有死者不知慟之為誰兮聚散固其常奈何  
名世之不易兮昔遇聞風既久幸及今而登門兮吁  
吁嗟我公世方倚以為津梁兮始學志古今人心則  
在乎天下兮清明曠達樂于聞善而大者遠者不與

茲兮百未施一如斯而已矣則行則藏固不在先生  
兮乃學未及傳而其徒將焉之兮世道寥、而復不  
慙遺兮先生固不止而斯人其何如邪矧遇小子受  
教未幾兮豈謂一見而遽為終身之恨兮臨風一酌  
以發吾哀兮上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兮

迪功即潘景憲

詹望門牆十年未得幸會遭諧兩月几席迺爐迺陶  
迺子迺姪公曰可教我惧不克嗚呼哀哉事會之乖  
痛散奈何違離三月來音不嘉藝我菽粟剪我桑麻  
我復貧窶其何呂家嗚呼哀哉季夏之書誘振勤卷



中塗旬稷與赴俱前匍匐不及彼蒼者天尚曰庶几  
執紼南阡嗚呼哀哉友用亟告大葬有期枚日不十  
病軀不支銜哀抱愧天心此拜話言容止終身之思  
嗚呼哀哉惟公問學純粹汪一洙泗家法潤渥王章  
百不施一衣冠闕藏繪畫日月我謂不量嗚呼哀哉  
予末小子稟資滯固淵源有來竊識所據登門之晚  
失師之遽敢不夙夜無忝所付

從政郎新漢陽軍學教授石斗文

學生迪功郎新州昌縣國主簿主管學事

高宗商學生迪功郎新州司戶參軍石昭

自周之祖棄置儒術百家競馳莫返于一豈無作者  
曾不一二匪時之迂俛復旋否我宋勃興斯文是矜  
是長是崇是庸是登乃生諸儒以倡學士六經之明  
千古之秘藍青冰寒裕我後昆雖今之人有如先生  
願其高明而寔中庸願其挺特而乃疏通靡狃靡精  
天人之際彼佛與老無用其技靡從靡從九流會通  
探周索孔萬法之宗匪今薦紳而才之置繫吾先生  
一有蒂根匪今師友而道之孤繫吾先生與事物俱  
天之生人夫豈無意不大于施尚淑其類忽焉其已  
其夢其非日既零落忍不是遺是之不遺亦已太刻



我酌之慟匪直報德

迪功即紹興府上虞縣尉沈煥

自公罷湖守東歸煥因循不拜書仙里諸友兄亦不  
時通問九月十七日所識道越來語他事及  
公不祥之傳煥直意其安不復致詰走書問楊敬仲  
王孚仲未報樓大防書至其月二十八日也嗚呼痛  
哉平生師資之地考德就正未測津涯不圖當公春  
秋鼎盛使煥哭諸寢也公之問學驗於開物以成務  
已而知其不可為而返率問學問里日寢光明謂不  
得於彼而可得於斯豈意亦不得於此邪道學未立

於至聖之域用友未得其傳授之全公至願未竟而  
終天乎命也夫何為使用友至此極也換拍繫尉曹  
不獲奔赴與朋友相向而哭羣居而經薄奠遠將不  
任悲愴尚

迪功即新差監提點製造御軍器所門觀正  
惟公少抗志以不回學師心而有得渺淹貫乎九流  
探淵源於六籍台見帝所名震京邑逢辰之休取  
位若拾報政藩輔改臨吾州眷邦人之景慕庶不鄙  
而來游嗚呼惡蔓易滋嘉植難遂何瘍之進毒不  
浹旬而委蛻嗚呼哀哉坤壁於山沉珠於淵返其本



真公甯復還弱冠之好惟姻連公疾我同我後公先  
云何不悲幽茫然緘詞千里淚如迸泉

學生陳牧之等

不得其心視其所履不知其人觀其所與唯公之季  
浩莫窺其裏吾考之其身則家人起愛鄉人起敬雖  
好議論者無所容其訾毀而求之當世則夫者欲與  
共學能者欲與其功自豪放猛起不屑為人下者六  
恙意下風而願為之役使公無利勢無借人拜色獨  
何為至此牧之等所以交淺而情深未委質掃于門  
事公於生而相與哭拜奠公於死也於乎與歸或煥

咻而居或偃偻而相与危言駭世或清濁分睽股鑿  
不遠宣政著龜勇則往矣我還我車嗚呼哀哉嗚呼  
痛哉夫安知天之不果欲喪斯文邪舅之不果有意  
於高舉遠逝耶然則和扁復生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而今而後敢不遵奉法訓以無負舅氏也修身養性  
之餘誦詩讀易以畢此世也上以事父母下以睽兄  
弟而不復有志於其外也死而有知尚其念之

友張淳等

曰身可愛矣愛或以愆攻非其攻禍不旋踵誰謂在  
公而有是焉如公才識于今幾人聞博記強貫穿古



先制度之微探願索立時之所須天曷舍旃公遇吾  
儕如弟如昆疾莫克救徒涕滂然六載還鄉會接未  
歡若何永違一轉首間來弔賓可無一言展我哀思  
其日必涓

姪溶

溶少不夭早失所怙每念此痛切骨髓義方之所教  
賴叔父矜我孤惻視我猶子載撫載育載詔載語兮  
願我愚贛欲報無所胡為微恙輒成酷禍庸醫妄投  
竟爾弗悟屈指三日噬臍莫措命也如何天乎無據  
而今而後私門誰主痛腸摧割何所怨訴奠以告哀

淚涕如雨

兄高

嗚呼士龍克配天地人謂伊何誠之至存嗚呼士龍  
克紹周孔人謂伊何傳道之統卓然自立匪求知已  
貌醜言訥恬不干進博學有守遇事敢為凡此四語  
廷臣薦辭一遇君相草木知名吾家之瑞天下之英  
規模宏達粗見一二文章事業乃其餘事一歲三遷  
驟至五馬殊不驕人始一儒者德修于己翕然不應  
有不遠復密受以正神鍼一砭釋我至疑分雖吾弟  
道實我師摻別游官寤寐心馳問致安問真情寓詩



尚覲顯用行其所學為世指南覺所未覺乞歸待次  
雖慰拳、應酌百日未暇盤旋如何輕信不慙于天  
比喪兄母復悼惠連罹此劇禍我心傷悲一動一靜  
如將見之生平行事宛類叔父有子可託以宗光祖  
嗚呼士龍衆方仰德溘然朝露孰不歎惜嗚呼士龍  
我病方瘳來告斯文慟哭流雨

姪純伯僅仲任綱叔似繹洪瀛泳濬等

嗚呼蒼天何冤如之匪直我家我身疇依惟我叔父  
道學一時識與不識祥鸞瑞芝况我詩姪同門共枝  
勤誨勤載金玉與期恩我、父義則我師純等不肖

小人其歸奄忽無疾遽茲永違天或可問報施何虧  
寓誠罔極之悲

雁蕩山能仁寺住持僧 從瑾

惟公踐履超古皇前混不自銜人無知焉在彼在此  
如珠走盤迫而後動乃見一斑應用平、隨寓光鮮  
渾淪罔測孰窺其全我之與公久契忘年歸來一笑  
風月依然約我秋後蜡屐登山得書旬日遽聞飛仙  
虛空失色萬口莫言公之所詣同地同天死生來去  
實非變遷惜乎此道未能傳我哀策遠出泉松則公  
其鑒茲盃爐烟



判府趙閱閣墓文祭文

維嘉定十五年歲次壬午十二月乙亥朔十五日巳  
丑朝請即直秘閣知溫州軍事趙汝鐸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遣迪功郎司戶參軍趙希怪致祭于故常州  
知府寺正薛公之墓夫尚德憲矣扶教勵俗古人下  
車蓋汲汲焉不敢後也惟公孤幼自立有志當世學  
本六經貫穿百氏替猷制幕行峻守端試合巖邑識  
先備完宥府薦矣前旒錫錫淮邦阻饑杖節補外振  
業流民既居且安王心載欣進秩歸班才高論崇為  
時所忌再領州麾遽作長折我生最晚恨不同時謁

來假守景慕風規官箴有常阻拜公墓歸心典刑寓  
誠樽俎尚饗

挽詩

朝散大夫權知溫州軍州主管學事莫濟

今代論儒學如君德最優是非千古事出入九家流  
身後言猶在官卑志未酬儻令興禮樂端不後程仇  
承議郎通判溫州軍州主管學事廖珪

大學傳伊維深仁浹武昌設兵劉子政論事馬賓王  
屢見溫辭寵頻懷輔郡章籌邊殊未究遺恨滿江鄉  
迪功郎充溫州州學教授徐嘉言



卓犖才名四十秋，屢攄良勳宸旒。傾河議論誰能敵，唾手功勳未肯休。方快九霄搏鸞鷲，俄驚長坂蹶驄。駟天公應叱六丁，下著述文章畫卷收策矣。官遊將適鄭公鄉，說膺門氣味長。欲效然明畧陳語，那知叔向罷登堂。毗壇不試新分竹，雲水空瞻舊笑棠。天不慙遺何太早。

迪功郎溫州司法參

奧學傳伊洛，生平盡此心。多聞推子貢，一唯妙曾參。知識皆文武，才猷冠古今。斯人苦斯疾，吾党恨尤深。至理窮微妙，經綸特緒餘。鄂城資豫備，淮甸得安居。

慷慨陸

公奏詳明賈誼書，今辰恨埋玉。慟哭滿鄉閭。

朝奉郎新權發遣廣德軍主管學士何伯謹

剴切憂時論，慈祥濟物心。賈生年尚少，平子慮何深。

徒抱經綸志，俄聞訃告音。翔風傳薤挽，誰不淚沾襟。

迪功郎新差監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觀正

眼看嘉禾斧斤摧，竹路淒涼誰不哀。高論每聞前席

聽，讜言曾欲抽裾回。膏銷果見龔

公嘗授道隱者然有濟時之念晚乃

迫於從官不能卒其業蓋芻蕘真空悲徐儒來從者受其業得已而人莫知也

少一時儒效俗傳，今若此蒼。福善悠哉。

迪功郎溫州司戶參軍陳樞才



耆舊襄陽傳風流月旦評此翁尤開出當代總銷散  
遇事皆迎刃遊說可代兵孰知死諸葛英氣凜如生  
晁董科名累向雄利祿儒惟公博洛學處世類齊等  
湖外嚴兵戍神畿柝使符恍然成昨夢一吊束徐芻

從政即溫州錄事參軍錢似

早悟傳心學精微造本原讀書殘萬卷落筆動千言  
孤邑驗英畧流民感至息顏止雖可痛自有不止存  
偉矣萬人傑精神運五兵議屯謀甚婉料敵志尤明  
謹厚唐劉氏淵源漢賈生斯文嗟遽喪哀

月潭甄龍友三首

驥不由窮巷龍曾演瑞罔衣傳袁道潔夢接邵堯夫  
四十年全未三千行豈無飄然何太速愁殺莫生芻

士龍不應科  
詔好周易學

贈別文章妙分攜六見秋真書藏相府循吏說湖州  
不作三公入同誰八極遊朔風吹壯淚應滿藕池頭  
士龍有送龍友赴西外有子才而美知君死不止力  
宗教序今留梁相公府圭徒有驗兵法豈無妨玉樹新埋沒金丹舊渺茫  
魂兮來止些極樂在西方士龍深于內樂復嗜  
設兵亦知佛法云

徐定

今古名流持地竒生平學術得真師續將管樂為操





原件短缺

16-17



蘊論切周唐入設施經理遠撫歸使節撫循中道稱  
藩屢堪驚四十成埋玉嘆息襟期有未為  
宋右奉議郎新改差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曾祖庠皇不仕

祖強立皇仕江寧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祿大夫  
父徽言皇士起居舍人

公諱季宣字士龍姓薛氏其先世家河東後徙福之  
長溪廉村至唐補闕令之後又自廉村徙永嘉而光  
祿始顯四子司封即中嘉言敷文閣待制弼及公舍  
人皆第進士昌言為婺州通判舍人從胡文定先生

學以丞相趙公鼎薦仕于朝秦公檜相定和議舍人  
廷爭移晷中寒疾卒母胡人安人後十三日亦卒公  
六歲而孤撫于待制伯父長任以官公從待制宦遊  
四方尚及見故老聞建炎紹興初將相大臣趙張韓  
岳諸公事有當世志而樂其道人年十七荆南安撫  
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孫氏藏書多公一意講說  
紬繹絕不治科舉業有隱君子表澗道潔緒六經河  
南程先生聞蜀薛叟名求得之道潔緒六經諸史以  
觀叟笑曰子學博而寡要其相授受嚴約蓋如此  
湖湘間皆高仰道潔公師事焉繇是益自斂制克養



蜀制置蕭振辟公為局部將有很訴統制者公當以  
犯階級法幕中或論縱之公以軍政爭不克謝去盡  
其祿直買書以歸為鄂州武昌令故太尉劉公錡蜀  
鎮鄂諸公論武昌形勢直淮蔡今見三千五百弓戶  
級財五十人土軍十有九人宜早為備因陳屯田分  
戍保伍以寬民力之策會有旨營田一卒二十畝  
縣官盡征之公告鄂守宋似孫曰是非漢屯田之謂  
漢兵民也使之就田豈曰不可今非惰游不從軍役  
不素知田家事驅之緣畝必不樂曩時王彥營田湖  
外遣二十將潰者十有八而况盡征之乎且齊民在

首帥輕舟十艘氣聲甚張渡江來歸者數千家江西  
特以無恐諸公繇是翕然稱慕交章繼薦汪公虛幕  
府官以待比其入也欲以公朝行在所轉運判

官王逖劾罷信陽守檄攝軍事既解任爭欲辟留者  
滿考改官公並辭不就其後營田二十卒田二頃歲  
得穀六百石廩錢乃七十二萬米一百八十石闊遠  
或數百里一壯馬負二石穀從以騎士諸大軍其費  
視民間買穀若相士苦之徃一道棄穀去價又壅民  
之水利而淹其善田州縣莫敢如何營田終廢虜亮  
既斃明年蔡果不守尋復議和朝廷於此亦棄



唐鄧封畧止於沔南矣蓋一如公言公治縣事為之  
經必曲折盡人心不為作差役宿戒里胥披籍次第  
條二十餘家未差已差別為行宜疏其強弱某堪一  
役某堪某役於其末自任某人某歲月序當役以付  
案一任之付錄事錄事任之乃差一已有訟不均舉  
其竊俾訟者自覆視五民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  
為隊若干隊為總不以其鄉分畫惟地之形便諸總  
旗各為色槍杖皆中度舍姦有禁詰盜有賞其以巡  
徼遇非常死事者為棺賵之復其家若干田租三歲  
總首得與令相問報專達不關縣胥巡尉非縣檄毋

請從曰吾知縣出矣吾何敢處是役也露次不驚訖  
歸不惰道邊梨棗下無跡邊民謂閱過軍多矣未有  
若此肅者它所區處民吏皆化服類此調婺州司理  
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公炎荐召公懇求之官不  
報於是上在位七年矣入對進三說一審本躬細  
務親鞍馬以權為經本末倒植况動煩宸表國論靡  
定權移近密袞職日輕降胡侍從之虞球獵固寵之  
術意有所偏患生不察臣願陛下以靜養恬畧小  
圖大遘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綱紀延端直之士  
與之講問學求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務



沉潛待時安往不濟其二冗官冗兵周官惟六漢列  
九卿自東都有尚書六部唐置內諸司使增員浸多  
有職益寡諸路帥臣在古州牧 國朝以來置轉  
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總領市舶坑  
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收伯之任分  
為五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各行其意  
臣之所謂冗官此也唐方鎮之兵今廂軍是周世宗  
及 太祖皇帝增置禁旅今禁衛與諸州禁軍是  
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帥藩係將禁軍是  
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衛御前諸軍今大軍是

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惟大軍勝戰將兵  
而下廢為吏役臣之所謂冗兵此也苟得其寔更張  
不驚願 陛下處之何如毋憚難也其三虛稅武昌  
絕戶屋租房而租在德安岳飛牛租牛止而租在永  
嘉海溢濱瀆之田田止而租在凡此悉宜蠲除以惠  
貧下當是時 上志在中原王公炎方數進見語合  
驟登用荐公甚力公未至則謝曰 聖上天資英特  
群臣止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  
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聽今俗皆曰中  
庸大學陳編厭聞然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



忽畧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舛先後之序而却施之  
雖復中夏猶無益也比至王公再見縱談邊閫事公  
曰既曰論兵竊嘗評以孫子始計之書未見其可方  
今人人異意不可謂災異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爭  
中原不可謂地以貪御驕不可謂將將不恤士士不  
安將不可謂法集一圖九古人心寒求之時賢誰能  
辨之況今三衙御前舊卒略盡江南白丁何以持久  
常平錢米所在虛數以此饋師其能繼乎兵驕民困  
或未免蕭牆之悔即幸勝之方上勞  
廟笑伏惟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

後曰如

上獨斲耳去位可也又曰天長可以入

維揚清流可以向六合淝水可以吞下肥北峽之隘  
廬江之徑武昌之近新息秭歸之北商於子午南達  
梁洋岷洮東近威茂用兵所徑忽不之備然而猷計  
者但曰無患非偷則狂有 旨改宣義郎差知平江  
府常熟縣明年大臣數言 上復召審察公固辭其  
友人秘書省正字劉朔以君命相風厲公雅意庶恥  
道鮮自一介不宜菲薄遂白丞相陳宣公俊卿曰周  
公甯以戲對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心之鬱侯身  
追亡將移漢祖嫚士之習古人格君之業於是乎在



有如假令以匹夫之節一感 上意亦足以報陳  
丞相免虞公允文相益趣發不懈自名命下公請之  
任六七不報又請奉祠不報積下有八月而後就道  
至數日則欲引去侍從有留行者除大理寺簿方虞  
公銳意於事一時言利言兵自眩鬻者甚衆守經不  
阿或被罷斥公見之晚猶冀幸一敢聽始從容引審  
吾君說趙相國公仲連事諷以功業缺然咎在進賢  
未廣置助不善丞相亦矍然為敬頃之乃反覆切論  
微功太速興事太輕速無遠撫輕則中廢經濟天下  
當與天下士圖之陸陸鄙夫嗜利自市試跡前事今

皆反繆願公易慮勉終母為後悔會江湖荐饑民流  
淮甸邊州又有言歸正人相屬者 上命師臣漕臣  
共安集之逾月奏不至丞相召公問所當施行俾條  
列將議遣使公惶恐謝不敏且淮事難踰度因以問  
因疏數端一責成帥漕毋以遣使使者所過州宿留  
循行未周已及春夏二新民未見便輒勞苦州縣百  
役為是鄉故鄉無長居之心宜畧如孫吳屯田都尉  
故事自立營壁他繇使勿與三宜先定要束誠以闢  
地而已縣官一無科焉悉以故陝西弓箭手法復其  
租四歲穀既登漕司致布帛茶鹽凡民所須率令穀



價視物價稍昂以傳糴就藏屯所為後備因言若辟  
屬吏若移用錢米若括隱田茲事體大必遣使非選  
擇重臣持節漕帥州縣何以協使翼日有 旨以公  
將命淮西公即言流民或前散寓山谷依大姓聞今  
使者出必相攜特聚城邑仰食於縣官卒有累萬之  
將安取給且請以淮西誰州縣係省不係省錢一得  
以便宜調度 朝廷尚難之公重謝不敏尋得

旨以見錢米一萬緡二萬石行不足用聽次第以聞  
是歲道七年也十有二月八日公至合肥明年正月  
抵齊安布宣 天子勞來德意分遣才謹吏循問大

抵安豐以東來者畧已隸主戶矣即撫勿徙沙窩以  
南稍稍未有適鄉公親履阡陌間審度山澤曠地以  
為合肥廢圩可因以設險斷柵江保巢湖而舊黃州  
古邾城也路直垂瓠置莊旁近異時寇不能潛師徑  
度迺與安撫趙善俊修復三十六圩且於舊黃東北  
置二十有二莊居之凡合肥戶三百四十有四口一  
千九百九十有六勝耕夫八百一十有五為田三百  
七頃八十有四畝耕夫六百一十有四為田四百四  
百一十有一勝耕夫六百一十有四為田四百四十  
有四頃五十二畝率戶屋二間二夫牛一頭犁鉏



鍤鑿鎌刀如牛數三牛犂刀一每甲二轆軸一車其受田人種子錢五千其家以口老壯少為差賦未及秋止凡費錢緡二萬米石六千而壽春歸正及自占若為隸農於大姓者亡慮振業三千八百餘家要約明器具用使利廬舍有伍疆場端正場圃牢牧改溝路橋悉皆活修病醫死葬所謁輒得遷如故居迺請還始大臣白遣數人各試其備邊計畫往往設飾為辭以上功天子雖不盡然之姑惟濶畧庶幾或報效公之行也至固始求所謂北歸人者凡一百一十二家皆土著數年而新附者則五家光守宋端友更以

舊戶比新戶詭為奏甚者賊殺歸人掠其善馬公即劾奏端友謾殺時端友進環列根抵連附實不可憾動人皆危公奏上

天子獨怒下其事于理將窮

竟問治端友暴以憂死繇是頗疑邊臣亡狀而所白遣大臣類無欲得事情之意於公齊安之請還也命覈麥田留累月覈已又命視鐵錢事公歸對卒展罄所見聞復上所論州縣田簿甚具而淮地實不加闢臣諷其故大抵主戶占田一畝數頃輸租僅斗斛耳而履其產彌日不徧既不能自耕又害他人耕何以聚人保境宜令刻請以徠遠民來者務得居者惠



失主容力競將無曠土再論令邊郡田野荒蕪勸墾  
文具總首空設蒐除苟簡循淮而南則有和糴則有  
鐵炭則有建康草科之征勞遠虛邊以資江左守將  
數易以苛繼苛一郡三邑二令罷憤險阨非一不過  
合肥歷陽居巢三戍夫以 陛下規畧而稽誤至此  
或者外治不可成欲臣愚妄意推本自夫不計而設  
為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今而後外以難行寢  
號為責實未免徇名則趨辨皆循名之人志在大功  
却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諛  
悅者察而不去言既上壅人多自營宵旰十年觀今

何補臣謂內治不修無以整外惟望責宰輔以坐論  
其原收賢材以博圖其緒兼聽虛受以通壅闕 朝  
廷正則疆場理矣惟陛下留神三論左右之人為欺  
囊橐邇為援則遠之堅大為間則小肆彼其伺侯辭  
色占揣意知開閣將迎莫狀其巧正行以邪偽直以  
售佞薦退人物曾非誦言游揚傷乃自不意一旦孚  
號揚廷雖出 睿斷喜怒氣燄已歸私門齊威之強  
不在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毀譽無  
證刑不行焉胡能禁欺 陛下誠幸聽臣無自立我  
收骨鯁棄軟熟察此非難廼數骨鯁軟熟情狀上極



開納讀奏至齊威事進曰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  
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 上曰正待理會公益口疏  
治邊非是曰買馬亡幾習至盜馬虜將寄聲問故卒  
索歸之國家何至乏此而自傷體若是

詔即罷買又曰日城淮郡以臣觀之未知守所合肥  
幹板方立中使督視卒成之廼者臣行過郡一夕  
風雨墮樓五堵歷陽尚壁缺而居巢庠陋如故廼聞  
有靡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 陛下安此取  
乎 上問千秋澗河若對曰姤臣行時方冬水落澗  
不勝舟比歸夏潦時至江澗合流渺然矣是將烏用

上曰聞亦險要對曰若以兵法言之漸車之水足  
以制敵藉此為險無乃不可又曰外事無足道咎根  
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迹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

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  
注之智中也又曰迹或以好名弃士臣伏思念好名  
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悅連言極是於所汲  
引士皆旌賞先是 上即道遷公兩官又除寺正有  
自邊來覲者則曰薛△凡可為國知無不為而又注  
意傾洽以聽罷行如響故諱缺失者相目矣數日除  
知湖州朝辭劄子論科折不明示數輪送不即除籍



及祖宗分鎮強邊之法曰陝西為五而統於永興河  
北為三而統於大名有塘梁方田稻田榆塞為之險  
城保寨鋪為之防弓箭杜弓箭手蕃族熟戶為之羅  
落它路迭戍悉受節度幕府州縣惟所辟差自种折  
二氏外別塞則以三衙若三司使都轉運使為之能  
績效驗立備政府地分則守固勢運則情不隔夫槎  
一則足以有為賞明則知勸 光堯中興沿邊置鎮  
茶鹽之外舉推與之將以固圉計亡易此臣願按行  
成憲衆建鎮守統帥不限文武忠智是使且無拘虛  
文無要小利無以日月為斷卒章尤剴切曰方今諛

媚成俗舉世尚同汎觀設施誰曰盡善偏辭先入異  
議不斷百辟盈庭幾成孤立是日奏罷上留語良久  
公將退特溫辭寵籍之大旨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  
以苛為能煩卿輔郡莫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  
師以事陛下惟中道爾 上曰如此朕復何憂公至  
郡踰月戶部奏言諸州經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  
錢分隸不盡得自便恣用請更為監司給之歷州縣  
以凡日收錢撫寔係歷分隸否則劾聞令下吏相顧  
莫敢建明者公獨首奮為當路言之其畧曰舊額凡  
雜納錢以十分為率分隸四為糴本六為係省錢其



後廼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是時州縣未病之乏也然亦寢尋於竒羨矣久之乃哀羨錢校數歲之最為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為總制增稅三為在州錢愈非舊比已復積有上供月樁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等錢料色不勝繁矣而隸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計且歲費彌廣郡用彌匱繇此場務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寬弛予民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征掇其強半官隸自救不給民病甚矣且以湖之都務糴本係省初為錢二十三萬五千六百有竒總自制之起為制錢五萬八千九百有竒與故合猶

日課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已重以七分增稅為錢三十七萬三千七百有竒又重以上供若大兵之須凡四十萬八千錢有竒使今旦旦得八十萬錢充入經總制之額其餘為上供諸雜項錢且患苦不足况不盈此鄉所謂係省在州之數悉關止有約此推見他筦庫盡然郡將安知如不得已宜以日收錢先樁上供諸雜項之餘廼係歷分隸庶或可行不然不敢奉 詔版曹恚逮庶胥俾持法條詣曹自解公辦益力臺諫官感發相繼疏爭之上廼寢前奏湖無苗米饒軍歲糴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為緡錢二十一萬自



添差武臣路鈐轄下至進勇效士一百七十有一員  
軍員五百三十有一人其廩稍為緡錢距二十萬以  
他經費合往歲凡用緡錢五十二餘萬舊例烏程歸  
安二縣折丁錢歲十三萬緡七年有 旨減折丁錢  
天半其以全輸聽以明年除之是歲所失亡者十有  
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交子高估徒用錢二  
千省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則當補錢萬六千緡  
儗載之費不與焉益以就祿八十有三人不啻為緡  
錢二萬明年 郊祀進獻賚予之幣齋亦以二萬緡  
數凡增費十萬三千餘緡以亡加增大都關緡錢十

有五六萬公曰是雖劉晏將奈何亟請于朝乞以市  
直償民糴錢乞以折帛細絹錢撥除折丁錢乞汰軍  
改徙寬郡乞節冗長差授在郡裁三四月自抗論分  
隸後執拒大事累數端日與權貴征利者為敵雖或  
依或違郡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滋眾獨賴 天子  
簡記所以見覆護甚至始公嘗荐人有林識他日  
△官闕員宰執疑數姓名以進竟擢△人為之郡丞  
趨時好干政引章避之為易他丞嘗遣中使有所廉  
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是故不敢輒動危之然公  
歸志決矣即稱病請奉祠三不許會除代一月章五



上已又旬四上改除知常州公方鄉用人人期待行  
所學不數月久勞于外還七日乃出守守七月罷  
歸之百日以疾卒年止四十邦君朋友暨後學哭之  
過乎哀四方賢大夫士千里交相弔也公之學蒞事  
唯謹宅心唯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巖然視聽不  
側歆雖欲狎笑言不以戲自著抄書及造次訊報字  
畫不行以草几篋筆硯衾枕屏帳皆有銘毫釐靡密  
若苦節然要其中坦坦如也故其寡欲信於家行推  
於鄉正真聞世而居無以逾衆人公自六經之外歷  
代天文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搜研

采獲不以百氏故廢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  
之制務通於今或者疑公之博蓋其所自得精一矣  
名流問質或徃復累百言旨要無二大抵以古人小  
學神而明之大學之道傳遠說離故漢儒守器數章  
句名家小知穿鑿異端之說乃一切屏事忘言後已  
高淪虛而無卑者滯物卒不合合歸于一是為得之  
讀其書知為博之約也公本求聞達於人有一長者  
荐稱必備居官不出位遇大事義所當為斷為之嘗  
掇拾管樂事為傳語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  
洛數先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為徒誦語錄有浪語



若干卷集書古文訓若干卷詩性情說若干卷春秋  
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中庸大學說一卷論語小學  
若干卷資治通鑑的說止若干卷九州圖志止若干  
卷餘未就公患五代史闕畧修之亦未就若陰符握  
竒山海經右文道德焦延壽易林及劉恕十國紀年  
莊綽撰著譜林勛本政書姚寬漢書正異之屬皆校  
讐為之叙其文精確趣實可以濟世其經說不並依  
先儒其校異書必解剖其不不正者娶孫氏父汝翼  
也初汝翼與舍人友相得舍人死汝翼遺書待制自  
言吾有女才且淑異日宜善事夫子吾將以室起居

之孤比歸公婦行皆應書公卒其友人張淳欲悉遺  
衣服以歛書銘如古法能俛聽蓋不失公意云一子  
曰沅補國學生公以卒後之百四十有四日十有二月  
壬申塋于吹臺鄉慈湖之原傳良丙戌丁亥歲受徒  
城南公乘間來過教督之明年謝徒束書山間屏公  
又過之問治何業竭已所以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  
累於得也即詔曰宜若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區馮  
上卒學茅茨一間聚書一千餘卷日攷古次今其中  
明年秋誠大學公適赴召於是鄉諸友及他邦之友  
咸在又日相與從公居游凡七八年間違公久者惟



公使淮守雪川時為然然亦率不一二月書命輒至  
至則具道所言與行事故世多知公詳莫傳如傳良  
今取其出處事言之大關治道學術者為狀餘不著  
謹 乾道九年十二月 日門人迪功郎新泰州州  
學教授陳傳良狀

宋右奉議郎新改差常州借紫薛公誌銘

東萊呂祖謙

河東之薛有降居閔之長溪者世久不能迹其始既  
又家于永嘉其長老之記曰唐補閔令之後遷焉裔  
孫庠以馴行聞于鄉上庠生強立始修闕補之舊續  
矣其祿蓋終江甯府觀察推官贈左光祿大夫光祿  
四子嘉言尚書司封郎中昌言通判婺州郡教敷文  
閣侍制徽言起居舍人公諱季宣字士龍起居之子  
也起居學于胡文定公安國而雅為趙忠簡公昂所  
厚其立朝皆有本末最後秦相桧建與庸和起居自



殿坳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中寒疾以卒夫人胡氏亦繼卒於是公生六年矣伯父待制收鞠之任以官公幼逮事過江諸賢聞中興經理大畧已能識之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二三大將間事甚悉志尚犖犖與常見異年十七從妻父荆南帥孫汝翼起辟書机宜文字汝翼善滾漑道潔虛郡齋迎致之公遂委已師焉道潔及登河南程夫子之門聞蜀隱者薛叟名晚遊蜀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末至一郡並舍有叟旦荷笈之市午漏下輒扃其戶道潔從壁間覘之方隱几默坐意像靜深問諸鄰則曰是鬻香薛翁不

知其所從來道潔亟款門以弟子見且往陳所學禮叟漠然如不聞久之乃曰經所以載道聖人作經以明道子何博而寡要也始與深語未幾復捨去道潔漫浪沔鄂間諱其學絕不為人道獨與公傾倒無所靳公自是篤意於學道潔語公伊洛軼書多在蜀時同郡蕭振方制置四川乃往為其屬道潔期至蜀授以書會偏裨有誣其所部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合謝去遇道潔於峽而公既出蜀矣調鄂州武昌令武昌號雖難治連敗數令公年尚少郡將部使者易以之迎謂是邑久不可為子敢當之乎公曰獨患在



上者以縣為可為今知其不可為則可為矣願寬其  
銜轡俾得自盡皆諾之科徭興發率以公顧獨不及  
唯論和糴始不見答欲解印綬去卒體其誠得罷公  
既獲乎上民賴以寬有所廢置皆爭趨和乃大治服  
籍期會簡稽出納悉就繩尺密而不煩嚴而不迫虜  
亮未叛盟公白其視要害前備禦輒不省及兵交稍  
稍即公咨計畫况圍方急公策之曰擣蔡則光解既  
而成閔克蔡果解圍遁虜亮悉眾瞰江治成閔還師  
入提時汪樞使澈重諭判襄公告以閔得蔡有破竹  
之勢盍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穎昌徑陳汝趨汴

都虜內顧且驚潰釋虜成業而聚屯相伏鮮克以濟  
不能用閔晝夜馳不頓舍後騎能屬者三之一而陳  
蔡新附諸城亦踵跡復為寇矣江淮士者大抵無固  
志紛紛遣其孥繫為庭木以須公獨留家不遣誓與  
民俱死縣故多盜鐵冶營田碁布諸鄉亡命姦人出  
沒其間所治即縣吳故宫自古江左重地也公念除  
盜上策莫如連保甲疆陲有事唯素整者可不亂乃  
東計訪求河北陝右弓箭手保甲法及唯西劉綱保  
伍要東計論甚具會有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  
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



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馬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  
其身俾輪材共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習  
無蚤暮之節盡禁捕博獨計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  
更至廷閱其尤者勞賞之間里皆武力相高氣俗一  
變旂制總別為已槍伏皆中度侯望干擷不幸死者  
予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接盜發伐鼓舉烽以相號  
召瞬息遍百里盜為哀止總首白事吏毋得預追胥  
興發一以縣檄為驗環邑溝瀆不滌夏潦波道在事  
者病之役大莫敢睥睨及保甲成天大雨公出生通  
衢傳呼總隊具畚鍤賦文尺三日而畢武昌自是無

水患多市火公戒諸隊鈎繩梯缶各專其一暮夜倉  
卒隨用而索甚速且整火不能災縣治白鹿磯安樂  
口皆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寸甲三百羅落之守  
計定訖虜退人心不搖大軍之屯洲縣客主不相能  
多為閔暴公曲得其歡心不搖大軍之屯州縣客主  
不相能多皆大喜且大服誓死以報內郡發粟輸邊  
縣當餽信陽公部以徃先是諸將出師部勒無法或  
侵苦之道殛相望文吏董役者則又甚焉民見調輒  
與親戚為死訣公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  
咎皆憮然陽應既發隊伍次舍悉放行軍親與役夫



同苦樂病者挾醫護視始輕所負劇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與載之病者未至隊長毋得即安號令齊一道上擔肩相差如引繩無敢少蹉跌觀者相與曰此誰將軍部曲也乃整肅如是既而知武昌白丁相視歎息斯役也在行者千有八百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餘皆全歸還昇其父母妻子如初約當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辟交至公一無所就從吏部銓得婺州司理參軍召對首言治體有本末願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材張綱紀延直端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又論中都官員多職寡牧伯之任分為五六唯

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為隸役因道遠方民瘼甚悉王樞使前在鄂熟公治行及是新得政求災求助於公語之曰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乃忽畧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盍以仁義綱紀為主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即改宣義即知平江府常熟縣退待次具區漏上明年復召審察公固辭徘徊踰年乃就道至則除大理寺主簿是歲江湖大旱流民往往北度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款塞者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收以實邊公持節勞來耄稚滿車下為之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莊於



黃州故治東北以戶頒屋以丁頒田二丁共一牛犁  
鈹鉏耨鑿鎌具六丁加一耜刀每甲輓軸二水車一  
種子錢五千廩其家至食新罷凡為戶六百八十有  
五分處合肥故黃適等而合肥羸故黃三戶戶授二  
室受田之丁合肥八百一十有五為田三萬七千八  
十有四畝故黃六百一十有四為田四萬四千四百  
五十有二畝會其錢若米之費財二萬緡六千石流  
民已有大姓有者仍隸其主戶就撫之並邊歸正者  
振業合三千八百餘戶始公以乾道七年十二月之  
至淮西反命以明年之夏計道里往來與察邊郡檢

麥田覈鐵錢之屬專於田事者僅數月墾築冶鑄斲  
削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堅度可支數十年位置  
向背經緝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謂耳目  
所未覩公曰吾非為今日利日也蓋合肥之圻邊有  
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故黃實古邾城地直蔡衝諸  
莊益輯則西道有屏蔽其措意深遠矣光祿宋端友  
自上招集北歸戶一百十八公至固始驗新民止五  
百餘皆保塞數年端友混新舊戶為一籍以幸賞異  
時有以善馬涉淮者殺而要奪之者公亟舉奏端友  
有挾人謂章且不下語聞上感悟屬廷尉治方窮



竟端友以憂死習為媒者皆悚而虞丞相始不樂公  
矣故為多端縻公以緩其歸或迎公說見 上盍少  
自紉毋與當路者忤公曰 上遣我視邊固欲得利  
害之實吾而自惜惟當為上言者卒極陳之且曰臣  
根本其蔽不計而謾為而後外鹵莽報以不思而出  
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為責寔未免狗名則趨辨皆  
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反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  
誕謾者敗而不誅諛說者察而不去左右為欺索邇  
為援則遠堅大為間則小肆其薦退人物曾非誦言  
游揚中傷乃自不意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

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迹政非無阿即墨之斷奈何毀  
譽之人自若 上欣然聞納公復進曰外事無足道  
咎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  
道 陛下誠聖明儻曰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  
鳳鄭注之智中人也又曰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  
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  
鄉不立上是之隆興以來經理兩淮受遣者且數十  
輩發御府金繒聽施置自便閱十年鮮有當上意者  
及公使事有緒恨得公晚道進官二等除大理正側  
席遲其至顧問紬繹奏請論荐皆報可聞者意公且



用矣居七日出守湖州入辭語益懇到上慰勉焉公  
既數摩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宅事與相加尤教  
公平心問理如為不為變益害公合力撼搖 上記  
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由則棄市者  
民間或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讎殺不顧公亟  
屏絕之死獄大減條境內淫祠次第除撤會去郡而  
輟土俗小民悍強甚者數十人為朋私為約無得輸  
主戶租前為政者或從與之公嘆曰郡國幸無事而  
鼠輩頡頏已爾緩急之際將若何取其首惡黜竄遠  
民始知有奴主良賤之分初陳亨伯割諸道留州錢

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附以總制者進者競哀歛  
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為歲額州用日削而共  
億稍餼校軍興前五六倍吏朘法擿扶無遺算猶廩  
不能給至是戶部令提點刑獄司以歷付場務一錢  
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搏手無策相顧  
莫敢先公獨言于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  
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若復穎外征掇其  
強半郡調度顧安所取殆復為他謬巧重取之民民  
何以勝戶部鑄譙愈急公爭之愈強臺諫亦交疏助  
公遂攷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知無不言如論



和糴賈錢請更平直徙汝軍寬州添差隸郡者止今  
見員後勿遣函封相繼多格於有司則以病謁祠  
朝廷惜之却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未上  
以乾道九年七月戊申卒於家年四十官止奉議郎  
娶孫氏子沅補太學生公之沒其友張淳治喪程以  
古禮公配孫夫人能順聽不違里中觀法焉十二月  
壬申葬于永嘉縣吹臺鄉慈湖之原自周季絕學古  
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  
王通河汾之講論雖有悟有達有文有別千有餘年  
端倪蓋一時見也國朝周敦頤氏程灝氏張載氏相

與發揮之於是本源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弟既盡  
晚出者或驚于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公  
之學既有所授博攬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群籍六經  
地志斷章缺簡研索不遺故墟廢壠環步移日以驗  
之其蹟參繹融洽左右逢原凡疆理卒乘封固行河  
久遠難分明者聽其講晝校葉扶踈縷貫脉連於經  
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蒞官隨廣狹默寓之於簿領  
期會之間其僚或聯曹經時而不知公為儒者也平  
生所際文武之職不同未嘗為町畦崖岸而去就從  
違之際守義不可奪言兵变化若神而在朝每以不



可輕視為主驟見踈快軒豁潛察之自律嚴飭雖控  
德扎翰正楷無一惰筆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留  
省其私泊如也公為人平寔質確本於簡易行于敬  
怒而堅志強力又足以克踐之善類方共倚屬公而  
公則死矣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他所  
論著凡若九州圖志通鑑約之屬藁方立而未究也  
在壬午先若子守黃公夾江為令歸以公所為語禮  
謙固已矍然自失後十載乃載公于朝一見莫逆如  
故交其葬也張淳既誌其壙沅復詩以揭之喪不能  
以文今既免喪不死矣其可不為公一言乎

詞曰

墜緒茫茫

獨求諸野

有條有源

晝夜不捨

繫道之窮

匪其尚口

不耀其章

而躬自厚

出孚于長

于長于居

將一施之

乃沒元身

故吳之蹟

故邾之遺

既堙既平

其尚有稽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五

乾道以來六十年間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世獨以未見為恨蓋程祖常州得歲四十所為文雖富而猶有未脫藁者先程建安簿云早世其孤又幼篋中書因秘不復啟頃華文曹太博持節東川嘗取

奏劄及簡牘等刊于蜀矣而亦憾不得其全書且在外府丞出守臨汝至既數月事稍閒因令師石第從其家發篋中書詮次得三十有五卷而鈔諸梓此獨篋中所存者耳遺軼尚多焉夫學之為道循本至末由粗入精必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



國平天下雖洒掃應對而道存焉未嘗可離為二也儒者不作眩高者騫於空无故言道而不及物循寔者囿於名教故言物而不及道二者歧分則學不足以應世用而及為儒者累嗟夫古今常有之理孔孟非有二說顧在人宏而用之何如耳程祖常州好學夙成高明縝密於書無不讀必畧矩而取長於事無不明必通今而據古每以口耳之習為學者之戒凡有得於殘篇斷簡必參驗訂審不至於理融不已也其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然惟以進賢去不肖為務奉使淮堧首正姦欺

止罪而以忠寔報

上出守苕霅抗綸經總制錢非法不忍重為民困卒以不合而歸則死矣蓋程祖之學有根有葉有源有流木末精粗內外如一不變今不泥古措之事業無非寔學寔理也其古所謂儒者欲觀先生之文可以槩見矣寶慶二年八月日姪孫朝請夫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 前書于仁壽堂





圖書

朝陽書局



